

魯 迅 徬 徨



821

彷徨

魯迅

迅

迅

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“魯迅全集”單行本紙版重印

總 39 魯 6 32 開 228 定價頁

彷徨

魯 迅 著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

· 版權所有 ·

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重印第一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5 號)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京重印 1—5000

定價 7.800 元

彷徨

徬徨

目次

彷徨

祝福.....	七
在酒樓上.....	三一
幸福的家庭.....	四六
肥皂.....	五七
長明燈.....	七四
示衆.....	九一
高老夫子.....	九九
孤獨者.....	一二三

傷逝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
弟兄……………一七三

離婚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朝發軔于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；
欲少留此靈瑱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

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；
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

屈原：離騷。

祝 福

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，村鎮上不必說，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。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，接着一聲鈍響，是送龍的爆竹；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，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，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。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。雖說故鄉，然而已沒有家，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裏。他是我的本家，比我長一輩，應該稱之曰「四叔」，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。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單是老了些，但也還未留鬍子，一見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後說我「胖了」，說我「胖了」之後即大罵三新黨。但我知道，這並非借題在罵我：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爲。但是，談話是納不投機的了，于是不久，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裏。

第二天我起得很遲，午飯之後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；第三天也照樣。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單是老了些；家中卻一律忙，都在準備着『祝福』。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，致敬盡禮，迎接福神，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。殺雞，宰鵝，買豬肉，用心細細的洗，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，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。煮熟之後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，可就稱爲『福禮』了，五更天陳列起來，並且點上香燭，恭請福神們來享用；拜的卻只限于男人，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。年年如此，家家如此，——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，——今年自然也如此。天色愈陰暗了，下午竟下起雪來，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，滿天飛舞，夾着煙霏和忙碌的氣色，將魯鎮亂成一團糟。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裏時，瓦楞上已經雪白，房裏也映得較光明，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搨的大『壽』字，陳搏老祖寫的；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，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，一邊的還在，道是『事理通達心氣和平』。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，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，一部近思錄集註和一部四書攷。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況且，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，也就使我不能安住。那是下午，我到鎮的東頭訪

過一個朋友，走出來，就在河邊遇見她；而且見她瞪着的眼睛的視線，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。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，改變之大，可以說無過于她的了：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，即今已經全白，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；臉上瘦削不堪，黃中帶黑，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，彷彿是木刻似的；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，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。她一手提着竹籃，內中一個破碗，空的；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，下端開了裂；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。

我就站住，豫備她來討錢。

「您回來了？」她先這樣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正好。你是識字的，又是出門人，見識得多。我正要問你一件事——」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。

我萬料不到她卻說出這樣的話來，詫異的站着。

「就是——」她走近兩步，放低了聲音，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，「一個人死了之後，

究竟有沒有魂靈的？」

我很悚然，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，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，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，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，惶急得多了。對於魂靈的有無，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；但在此刻，怎樣回答她好呢？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，想，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，然而她，卻疑惑了，——或者不如說希望：希望其有，又希望其無……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，爲她起見，不如說有罷。

「也許有罷，——我想。」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說。

「那麼，也就有地獄了？」

「阿！地獄？」我很喫驚，只得支梧着，「地獄？——論理，就該也有。——然而也未必，……誰來管這等事……。」

「那麼，死掉的一家的人，都能見面的？」

「唉，見面不見面呢……」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，什麼躊躇，什麼計畫，都擋不住三句問。我即刻膽怯起來了，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，「那是……實

在，我說不清……。其實，究竟有沒有魂靈，我也說不清。」

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，邁開步便走，恩恩的逃回四叔的家中，心裏很覺得不安逸。自己想，我這答話怕于她有些危險。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，感到自身的寂寞了，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？——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？倘有別的意思，又因此發生別的事，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……。但隨後也就自笑，覺得偶爾的事，本沒有什麼深意義，而我偏要細細推敲，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；而況明明說過「說不清」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，即使發生什麼事，于我也毫無關係了。

「說不清」是一句極有用的話。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，往往敢于給人解決疑問，選定醫生，萬一結果不佳，大抵反成了怨府，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，使事事逍遙自在。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，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，也是萬不可省的。

但是我總覺得不安，過了一夜，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，彷彿懷着什麼不祥的豫感；在陰沈的雪天裏，在無聊的書房裏，這不安愈加強烈了。不如走罷，明天進城去。福興樓的清燉魚翅，一元一大盤，價廉物美，現在不知增價了？否？往日同游的朋友，雖然已經雲散，然而

魚翅是不可不喫的，即使只有我一個……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，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，卻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，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。果然，特別的情形開始了。傍晚，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裏談話，彷彿議論什麼事似的，但不一會，說話聲也就止了，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，

『不早不遲，偏偏要在這時候，——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！』

我先是詫異，接着是很不安，似乎這話于我有關係。試望門外，誰也沒有。好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，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。

『剛纔，四老爺和誰生氣呢？』我問。

『還不是和祥林嫂？』那短工簡捷的說。

『祥林嫂怎麼了？』我又趕緊的問。

『老了。』

『死了？』我的心突然緊縮；幾乎跳起來，臉上大約也變了色。但他始終沒有擡頭，所以全不覺。我也就鎮定了自己，接着問——

「什麼時候死的？」

「什麼時候？——昨天夜裏，或者就是今天罷。——我說不清。」

「怎麼死的？」

「怎麼死的？——還不是窮死的？」他澹然的回答，仍然沒有擡頭向我看，出去了。

然而我的驚惶卻不過暫時的事，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，已經過去，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「說不清」和他之所謂「窮死的」的寬慰，心地已經漸漸輕鬆；不過偶然之間，還似乎有些負疚。晚飯擺出來了，四叔儼然的陪着。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，但知道他雖然讀過「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」，而忌諱仍然極多，當臨近祝福時候，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；倘不得已，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，可惜我又不知道，因此屢次想問，而終於中止了。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，又忽而疑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，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，也是一個謬種，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，進城去，趁早放寬了他的心。他也不很留。這樣悶悶的喫完了一餐飯。

冬季日短，又是雪天，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。人們都在燈下怠忙，但窗外很寂靜。雪

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，聽去似乎瑟瑟有聲，使人更加感得沈寂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，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，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，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，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，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，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。魂靈的有無，我不知道；然而在現世，則無聊生者不生，即使厭見者不見，爲人爲己，也還都不錯。我靜聽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，一面想，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。

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斷片，至此也聯成一片了。

她不是魯鎮人。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裏要換女工，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，頭上繫着白頭繩，烏裙，藍夾襖，月白背心，年紀大約二十六七，臉色青黃，但兩頰卻還是紅的。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，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，死了當家人，所以出來做工了。四叔皺了皺眉，四嫂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，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。但看她模樣還周正，手脚都壯大，又只是順着眼，不開一句口，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，便不管四叔的皺眉，將他留下了。試工期內，她整天的做，似乎閒着就無聊，又有力，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，所以第三天就定